

學校名稱：私立曉明女中
年 級：三年級
班 級：乙
科 別：
名 次：第一名
作 者：歐葳
參賽標題：灰姑娘與我
書籍 ISBN：9789868485907
中文書名：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原文書名：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書籍作者：Pei-chia, Lan
出版單位：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年月：2008 年 12 月 31 日
版 次：五版

一●相關書訊：

跨國灰姑娘是一本敘述國際女性移工的故事，不單僅僅探討全球化下的勞工市場，更由政策以及法律等多面向切入探討「外勞」的生活面貌；作者藉由深入的訪談及朝夕相處，試圖將這些特殊族群的生活樣貌對外展現，也分析了雇傭間的心理，將複雜的矛盾關係如抽絲剝繭般清晰的刻劃出來。此外，第三章—女人何苦為難女人，述說著父權體制下的社會，打壓了女性的生存空間，給了讀者新的思考方向。

此書將來自東南亞的女性移工們的背景描繪的十分清楚，他們來自何方？爲了什麼而來？看完這本書以後，讀者將知道這些來自異國的她們也能給予特殊的異國文化體驗，而反思如何不再以我族優越的眼光看待辛勤爲我們勞苦的灰姑娘！

二●內容摘錄：

很多台灣女人自掏腰包付家務移工的薪資是因為她們覺得「這本來應該是我的工作」。這種「母親的罪惡感」是一種內化的社會責難。許多雇主都隱約擔心自己會被指控爲「壞母親」—因爲他們把孩子留給被社會汙名化爲「不夠衛生」和「不夠文明的」外籍勞工—而覺得有必要去爲自己的雇用安排作辯護。(p.149)

家務僱傭關係的特色，卻是地理距離的親近和社會距離的遙遠的弔詭組合。勞雇雙方同居一個屋簷下，日常飲食聲息相聞，的確近似家庭成員的關係，然而，彼此之間又存有明顯的地位差距，以及權力關係的不對稱。(p.265)

三●我的觀點：

第一次和外傭接觸，是在幼稚園大班，爺爺家請了一個菲籍幫傭打理家務，爸媽總是叮嚀我不要和他們用同樣的餐具、不要給他們看見財物的位置等等，還有我們不和她一起吃飯。當時的我是充滿不解，爲什麼她和我們要不一樣？爲什麼她是不乾淨的？爲什麼爸媽總是擔心她知道太多東西？

菲傭菲傭，是最常被稱呼的一群外籍勞工，她們在家鄉擁有高學歷，或許是老師、或許是商店經理，在故鄉有家庭要養，而他們拋家棄子，來到台灣替別人養小孩、照顧父母，她們扮演了雇主的家長和孩子兩種角色，有時候還要當工廠裡的臨時工，有時候則要當小孩子最方便的無償英語家教，即使雇主對菲式腔調有點不齒，依舊希望他們能扮演「創造英語環境」的關鍵一員；先撇開菲傭自身的身分定位問題，基本上台灣雇主的矛盾態度是最難理解的地方！

以書中（一百零七頁）的 Olivia 和 Imelda 為例，他們的老闆嫌棄她們的外表，卻看上了她們的學歷，一心認為雇用大學英文系畢業的她們可以同時提供較優質的英文練習環境，然而沒有顧慮到的是，溝通順暢在主僱之間是很重要的，以致於有的外傭反而會說出：「如果你的僱主懂得英文不夠多，反而好，他們就不能要求你去做太多的工作。」甚至利用言語操弄反抗僱主，這些原本認為對自身有利的卻反而妨礙的工作成效！

跨國灰姑娘這本書的書名吸引了我，並一頁一頁往下細讀，不禁讚嘆這個書名的美和恰當，我想每一個女性移工都是因為懷有一個夢，才決定踏上台灣這塊土地的，她們正是一群等待魔法的灰姑娘，期待良善的雇主並在三五年後衣錦還鄉，從一開始單純的想法，一直到自己發掘更多以後，灰姑娘的夢碎了滿地，而換來更糾結的人生，這似乎逃離不了世代被錢使喚的輪迴。

菲律賓對我而言並不是一塊陌生的土地，因為家裡投資關係，自小多次進出菲國，國中畢業後還到蘇比克灣留學一年，期間菲律賓人的天真爛漫、樂天開朗的熱帶性格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每次進出馬尼拉機場，總能看見穿著仲介公司不合身的辨識外套的菲籍人士，手上緊抱著一袋文件，茫然看著玻璃帷幕外即將啓程的飛機，原本專屬太陽子民的活力熱情似乎瞬間蒸發，她們木然的步上機艙，啓程前無不合起雙掌虔誠禱告，期望自己能飛向光明；反觀之下，和坐在一旁正為回家而雀躍不已的我形成極大反差，她們口中唸唸有詞，身為一個台灣人，我想抱抱她們，和他們說台灣的壞人其實沒那麼多，但我其實也有絲猶豫，而小時候爸媽對我的耳提面命又回到了腦海，「她們比較不乾淨」。

難道膚色較深就代表他們比較不乾淨嗎？如果每個人都有足夠的淨水，誰會希望自己的指甲縫裡塞滿污垢呢？今天這群灰姑娘離鄉背井，不就為了賺多一點錢，提供給家裡更好的生活品質，讓孩子們上學。她們絕不是故意讓自己身體保持在骯髒的狀態，看看他們的牙齒，不是每個笑起來都潔白的可以拍廣告嗎？我深深的認為她們是選擇讓最該乾淨的地方乾淨，而不足以照顧到的地方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否則何必遠渡重洋到我們身邊忍辱淘金。

離開了菲律賓後，我便少有機會再接觸菲傭，轉而面對印傭。爸媽說，印傭比較乖，比較少人逃跑、比較會說中文、比較不愛漂亮、比較「好」，這種說法從一開始就被我視為無稽之談，畢竟菲律賓人本性樂天不愛工作，偷懶亂花錢的行為是他們社會價值觀造成的，而印尼從來就沒有像菲律賓富有過，過得仍是農村純樸生活，沒有見過大場面，更沒有與人玩弄心機的機會，當然只能傻傻做、偷偷哭。

新聞媒體中總不乏見到強迫伊斯蘭教徒吃豬肉，或是超時工作壓榨外勞等消息，正表示主雇之間的關係有待改善，而印傭比較乖的刻板印象也該被換個角度看待。曾經，我也在餐桌上要求不要對印傭說出「吃一點豬肉沒關係」這種字句，因為他們根本無法反駁，只能苦笑吞下肉臊、貢丸等加工豬肉食品，然而吃豬肉正是伊斯蘭教規中的大忌，灰姑娘們爲了養活自己，必須在價值觀和物質的誘惑間擺盪掙扎，對他們何不是莫大的折磨。

家裡多一個傭人，總是不知道該把她當外人還是家人看待，畢竟他們受過的訓練是我們（雇主）比她高上一階，自此她應該什麼都做，什麼都不嫌，而雇主則理當擺著難伺候的架子，看他們做牛做馬，然而這種關係在小家庭裡尚可運作，進到大家庭，卻反可能有老人家身份錯亂把傭人當孫女看的情形發生，抑或傭人把小孩子當自己弟妹疼愛，這樣的狀況下，傭人是外人的前提就被打破，而關係變得更加複雜理不清了！

其實不管印傭越傭菲傭都是人，她們也曾經是被家人寵愛的，記得有一次，我下意識的對了家裡的菲傭稱讚午餐菜色好吃，她竟開心了將近一個禮拜，每天的午餐便當幫我準備的更加豐盛，放學甚至和我聊起天，只是一句「**Today's lunch was so delicious. I love it.**」換到了她對我的信任。在她的微笑中，我發現她不會想過我的讚美，她所擔心的是責罵，油太多鹽太少等小事情；場景搬到印傭身上，她們的驚訝和燦笑等級絕對不相上下。

或許只能說外籍移工進到台灣社會裡本來就註定不會得到平等社會地位，然而，主雇雙方的階級不等和資訊不對稱必定影響溝通的成效，更甚者再加上語言隔閡，更是不舒服的依賴；這群灰姑娘爲了錢爲了夢想，放棄幸福的家庭和美好的青春，把自己出借給不認識的土地，到底是得到了什麼…

書裡面的許多母親，當自己不再有居留資格時轉而叫女兒出國，她們說出去賺了錢，回來可以供應孩子讀書和更好的環境，然而這些世世代代的冀望似乎仍遙不可及，如 **Vanessa** 說的：要勇敢，反正不管怎樣都要面對。灰姑娘或許被債務纏身、或被契約束縛，他們身上似乎看不見絕望，也不會後悔…

這群東南亞幫傭遇見了新崛起的新富家庭，兩方都是不穩定的結構狀態，一起在尋找似乎不存在的最佳平衡，我常問自己，對於黑髮黃膚的她們，爲什麼我無法給與如同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擁有的尊重？而我們又是憑什麼買走屬於她的青春歲月？

四●討論議題：

本書可以簡單探討兩個社會問題：

一、在倡導兩性平權的環境裡，女性的角色爲什麼需要多一個外勞來支持？是對女性持家的刻板印象所導致的，還是女人本該處理家務事？如果是這樣，那外勞家的家務事該如何運作呢？

二、這群有著堅毅母性特質的灰姑娘，大多用青春澆灌台灣這塊寶島，卻兩手空空回鄉探親，有的或許幫助家裡的經濟大忙，但思鄉難免；身邊的幫傭心情

不好時誰來支持她們呢？社會中對於外勞的支持團體已經陸續成立，但雇主才是和他們最親密的「家人」，雇主該如何給他們多一點關懷以及鼓勵？